



天順爹的憤怒

(農村散記)

李曉白作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前 記

五四年下了一次農村，五五年又下了一次農村，碰到了一些新鮮的事，認識了不少的積極人物。這些事，這些人，有的記在筆記本本上，有的記在腦子裏。

時常想把這些介紹給讀者，但苦無時間。直到如今，才把它們編成這個小冊子。寫這篇「前記」的當兒，我心裏非常愉快，因為我給讀者還了一筆賬。

這都是我的習作，缺點一定不少，這是因為對這些事認識得不够透徹，對這些人了解得還不够深刻；同時，自己的水平太差，就是好材料，通過我的筆也會減色，這要求讀者多多批評、指點，使我逐步提高，再寫一點較好的作品來。

「『八一』橋」是寫天蘭路上的木橋工人。這個小冊子雖然全寫的是農村生活，讀者對象是農民，但我覺得，趁此機會讓農民讀讀寫工人的作品也還有好處。另一方面，「『八一』橋」是我的『初生兒』——第一篇散文作品，雖然它有不少毛病，但我還愛它，總想保留它，因此，就收集在我這第一個散文集子裏。

一九五五年八月中·在西安·李曉白·

目 錄

前 記

鄉支書·····	(1)
修渠的夜晚·····	(6)
天順爹的憤怒·····	(13)
劉有財·····	(22)
王剛子和徐保來·····	(34)
她們的力量哪裏來? ·····	(41)
天下農民是一家·····	(51)
「八一」橋·····	(55)

鄉 支 書

一

田野間熱鬧了三兩天以後，如今顯得十分空虛；要不是幾片苜蓿花和寥寥的幾顆樹來點綴，那就光得像個禿頭了。

脫粒機在麥場上拚命地吼叫着，忙得手脚不停的司機人員、社員、涇陽儀社農校來實習的學生，高興得喊着、鬧着。

「快點填麥子呀」，「尖杖打快些呀」，「瞧，多美！一天就能脫三萬多斤哪！」各種各樣的聲音混成了一片。遠處聽，像是正月十五的廟會。

出了村子，往北走上二里多的一個小溝窪裏，奇怪地留着誰家約有二、三畝麥子，穗穗全乾得歪着脖子。幸好這兩天沒有刮風，要不早就脫落了。唉，它像是被人遺棄了的孤兒，一羣又一羣麻雀都來欺侮它了！

一位戴着草帽、穿着農民服裝的人從大路上來了，個子還高，但卻不胖，年紀約三十左右，以走路的樣子來看，他是個精幹的人。

「支書，你上那兒去了？」一位碰面的老大爺問他。

「在場上開了個會。」支書一句多餘話也沒說，看樣子

是心裏有事，也許是關於幾個農業社的分紅問題吧。

「你總是忙得不停脚呀……」老大爺笑了一聲向北去了。

鄉支書姚亮同志走到這片麥田旁邊時停住了脚，看着看着，現出了不安的面容。

面對着這片未收割的麥子，他想起了區委書記剛才在會上講的一段話：「我們有些同志，不去深入羣衆，不善於給羣衆解決具體的問題，因此，常常是脫離羣衆，成了一種一般化的、文牘式的領導者。」在會議上，區委書記爲這問題還提名批評了幾個同志；那時候，這些話對於姚亮同志來說，是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」的事，可當他看到了這片麥子，這才理解到這些話的普遍意義，甚至覺得這些話就是爲自己說的。比如說吧，在原則上，是社員幫助單幹戶收割，熱情地帶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；但這片麥子爲什麼還沒有割呢？難道不是不去深入羣衆，了解羣衆，不善於給羣衆解決具體問題的例證嗎？

他折了一支麥穗用手搓了搓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乾了，全乾得快落下來了！」

這片麥子的主人，姚亮同志是很熟悉的，這就是北巷西頭的許常青；他是個二十四、五歲的青年，家裏只有他和老母親兩個人。

去年成立社的時候，許常青是報了名了，這小伙在勞動上，那是舉得起大姆指的人物，但他却有個怪脾氣，和誰說

上一兩句不投機的話就炸了。那時候，不知爲了什麼和社裏的劉福貴吵了一架，因此，堅決退社，他說：「人不和，搞不好生產。」這以後，有一天常青正在這塊地種麥，支書由區上開會回來在這裏和常青拉了一會家常，常青當時很後悔，不管自己有理無理，退社總是不對的。他當時給支書說，社在擴大的時候，自己第一個報名。

支書往回走着，想着：社裏爲什麼不幫助常青割麥呢？怎麼這兩天也沒有看見常青呢？想着想着，脫粒機的聲音打斷了他的心事。

「趙主任，許常青北窪的麥子爲什麼還沒有幫他割呢？是不是社裏缺乏勞力？」支書走到正在脫粒機旁打尖杖的趙主任身邊。

「有勞力麼，我們決定第二生產隊幫常青收割，怎麼，還沒有割嗎？」趙主任覺得有點奇怪似的。

「問題就在這裏，你，我，都有一點官僚主義的味道……」支書扭頭走去。

趙主任是很難受的，「官僚主義？是呀，不是官僚主義是什麼呢！給了第二隊任務而自己却没有去檢查。」「對啦，」他又想起了一件事，「第二生產隊隊長是劉福貴，這個人！因私人意見影響了社的工作……非批評不可！」當他抬起頭還要問支書的時候，姚亮同志已經進了北巷，不用說，是往常青家裏去了。

二

鄉人民委員會的門朝東開着，一進門，南邊牆角便是灶房，炊事員老董呼吃呼吃拉着風箱。

「老董，今上午的飯遲開一會，你趕快到你們董家莊請董先生去。」姚亮同志一進門便瞅着了老董。

「怎麼，病了？」

「快去吧……」

「成天價外邊跑，一會也不休息，餓都餓下病啦，熱都熱下病啦……」老董瞅着支書的臉，看他是多麼疲勞呀！他給鍋添了兩瓢水後，把圍裙脫掉出門去了。

支書把草帽掛在牆上，困倦地躺在床上，真像是有了病。可他仍然是睡不着，眼睛動也不動地瞅着頂棚上的什麼。顯然，那片麥子沒有割，他是十分不安的，也許他又在想着許常青，或者是想着趙主任和劉福貴。不論在想什麼，自己都是不能推掉責任的。作為一個黨支部的領導者，即就是處在羣衆中的一個普通黨員，應當做些什麼事情？應當怎樣去做？這些問題，不能不在他的思想上迴旋着。

「老姚，老姚！」許大娘担着兩小桶茶，氣憤憤地進了鄉政府，一片白頭髮被汗水貼在了臉上。

「不要吵，支書剛休息呢！」不知誰在說。

「我找他有要緊事呢！」

「大娘，什麼事？」支書早就迎接她來了。

「你看，這怎麼能行！第一生產隊給我割麥呢，我連飯也沒做，只燒了兩桶茶他們還不要，哪有這個理呀！」許大娘坐在墩子上擦着汗水。

「喲，原是這事情，」支書笑着說，「好，我一會叫炊事員替你給他們送去。大娘，到房子裏坐一坐吧……」

「唉，坐啥呢，忙的不得開交，要不是常青有病，那一點點麥子還煩得着社呀！常青這娃不聽我的話麼，看他一個人還能把莊稼做好！」

「他的脾氣不太好，大娘，麥收後他就要入社啦。」

支書和許大娘正說着，老董揹着個紅十字皮包陪着董先生來了。支書笑着說：「大娘，他給常青看病來了……」

「怎麼，給常青看病？你剛才到我家也不給我說一聲，叫我準備一下，如今拿啥招待董先生呀！唉，老桃，你呀……」

「不要招待，快走，看看常青去……」董先生拉着許大娘去了。

老董瞅着支書說：「原是這麼一回事！」他將要走進灶房，支書說：「再等一會做飯，把這担茶給北窪割麥的社員送去。」

「你還沒吃東西呢……」

「快送去吧，我還不餓。」

老董担着茶去了，他走着咕嚕着：「姚支書這人，把自己全給忘了……」

姚亮同志又戴起草帽出了鄉人民委員會的門。我猜想，他一定是到社的保管室找鑷刀去了。

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。

我歌頌我們的偉大的黨。

我祝福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。

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·西安

修渠的夜晚

大清早，陳長盛主任特地買了一盒大前門烟來歡送十八位「出征」的人。他一面散着紙烟一面說：「抽吧，抽吧！好好的去打一仗，給咱社爭爭光……」

「這一仗非打好不可！主任，我把你這根烟留下，打仗時再抽它。」貴根把紙烟架在自己的耳朵上。

「黑叔，這一仗打的好壞全在你啦！」

「主任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別讓我帶隊！」黑叔說罷，滿意地摸了摸又黑又硬的八字鬍子，含笑地瞅着陳主任，好像在說：「這事情不用叮嚀，你還不知道我是怎樣的人！」

黑叔的名字叫李興元，可人們都好像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年紀和他差不多的叫他「老黑」，輩小的叫他「黑叔」，那

些小孩子便把他叫「黑爺」。他並不反對人們這樣叫他，他常說：「臉黑心不黑，誰也不會說包公是奸賊。」實在的，人們這樣稱呼他，也是尊敬他的意思。他性情忠厚，耿直，說得到，做得到。雖然他說出的話常是硬梆梆的，但人們都能摸着他的心，願意和他接近。背地裏提起他，誰不說他是老將黃忠呢。

陳主任見黑叔這樣瞅他，不由得笑起來，「你們走吧，有啥問題就聽黑叔的……」他順便看了看他們所帶的鋤頭啦、竹筐啦、被子啦、乾糧啦等等，檢查他們是否忘帶什麼沒有。這是他的習慣，是他在解放軍裏當排長時常要做的事。

他們攆着日頭向沙丘去了。貴根拿着一面三角小紅旗，上面寫着「陳莊農業社」五個大字。紅旗趁着晨風在飄着，他們在談笑着。

洛惠渠有一條支渠叫南窪渠，那還是在國民黨反動派手裏修下的。這條渠從西到東穿過三、四十頃地。但那個時候，窮人雖然出了水利費，賣了力，地裏却見不到水，年年鬧旱。什麼原因呢？最西邊有一個七牛莊，這莊上有七家大地主，每年，光他們的地還澆不完。下水的雷家河村、秦頭寨、陳莊等八、九個村子根本見不上水的面。

現在區政府根據上級的指示，要把這條渠挖深、加寬。因此，趁着春天活不太忙，動員全區人來修整。爲的是提高產量。

好熱鬧的工地呵，賣茶的風箱呼吃呼吃地響着，賣麻花的幾乎要喊破嗓子，賣紙烟的、賣餡饅的排下兩長行子。忽然，人們都向東瞅着，「看，陳莊農業社來啦，還打的紅旗。」

人們一看不要緊，可把黑叔弄的實在難爲情。看就看吧，咱就給你們擺個樣子。「旗走在前頭，一個跟着一個走……」黑叔走在旁邊，像個指揮官，他想了又想，終不敢喊出「一二一……」大個子拴泰是押隊的，他只是偷偷地笑着：我的天，這真是上戰場哩！

當他們到了工地，早看見區政府用石灰撒的界綫。已經有人在工作。貴根抱怨地說：「咱落到人家後邊啦……！」

黑叔盯了他一眼：「誰說的？咱走了三十里路啦……！」說着，便脫掉了棉襖：「幹！誰也走不到咱前邊！」

這十八個全是社裏的名將，貴根不用說，是個青年團員，雖然年紀還很輕，才十九歲，但是幹起活來，連黑叔也誇獎他哩。其餘的像拴泰啦、明新啦、福貴啦，都是幾把好手。在他們出發前，黑叔在社委會上說：「要讓我帶隊，就得給幾個好人手，咱不能在外邊丟社的人。」這些青年小伙子，全是他提名挑選的。

黑叔一脫棉襖，好像在火上潑了一桶油，一個個都脫了棉襖，雖然是初春，但誰也不覺得冷。貴根把紅旗插在渠旁的一棵柳樹上。

「四個人拿鏟，六個人拿畚，八個人來回抬土。幹！」

黑叔指撥着。

幹了約有一頓飯的時候，明新看了看石灰印子說：「黑叔你看，別村的工程只有十來丈長，咱的怎麼就足有二十多丈？……」他嘴上沒說心裏的話：「鄉上辦事有點不公道。」

拴秦心直口快，接着說：「是呀，爲啥給咱劃的長？」

「爲啥，因爲咱們是社員！」黑叔又掃了拴秦一眼，把社員兩個字說得特別響亮。

拴秦偷偷地看了一下明新，明新吐了一下舌頭。是呀，社員，是組織起來的農民，應當走在前邊。論那一頭也該多做一點事。

誰也不說話，幹着，加油地幹着，黑叔連汗水也顧不得擦。

晚間，他們在雷家河村邊的一個小廟裏休息。一面說話，一面吃乾糧。忽然，看見月亮地裏有兩個人影拉着樹枝進村來了。黑叔一看，沉下了臉，好像犯了什麼錯誤一樣。「咱少做了一件事……」

那兩個人影漸漸走近了。原是一位白髮老婆子和一個八九歲的小孩，像是她的孫孫。

黑叔把剛咬了一口的乾糧又裝在布袋裏，說：「看見了沒，老太太和小孩子在拉樹呢，她家或許再沒有人，或許是有人不在家，走，咱們睡覺還太早，幫她拉樹去。」都是年輕小伙，少睡一會怕啥，都表示同意了。

在這一段工地上，渠旁邊差不多都有碗口粗的楊樹啦、

柳樹啦……。這是人們怕水渠年久溜垮，傷了自己的地，便在地頭上栽了樹。現在，這些樹大部分都被修渠的人給挖掉了，不然的話，渠是無法修寬的。區政府指示：誰家的樹，誰家拉回去。

他們出了廟，問了問老婆婆的樹在那裏，就跟着她運回來四、五棵樹，十八個人還沒用兩來回。老婆婆高興地說：「你們是那一個村來的？」拴泰理直氣壯地說：「陳莊農業社！」



「你們是那一個村來的？」

拴泰理直氣壯地說：「陳莊農業社！」

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，心裏總是愉快的，貴根說：「黑叔，渠旁邊還有十來棵樹沒人搬運，咱們再拉兩回吧，麥苗讓樹枝壓上一夜也受不了……」黑叔說：「走，我早有這意思，只怕你們不高興。」拴泰接着說：「有啥不高興呢，黑叔，

你指到那裏，咱打到那裏……。」

樹上又沒主人的名字，誰家的樹自己弄不清。黑叔想了個主意：把樹一棵一棵按原來的次序，整整齊齊地擺在廟前邊的場子上，讓主人明天再認。

夜很深了，他們一個個擦掉滿頭汗躺下休息。不用說，精神是疲勞了，但心情是誰都能看出來的。當貴根脫下棉襖要睡的時候，才發覺自己臉上被樹枝劃破了一點皮，他笑着說：「哎呀，掛了彩啦……」黑叔猛一坐起，「要緊不要緊？」貴根說：「快睡你的罷，咱陳主任渡長江的時候，被敵人打掉了半隻手還沒下火綫……」

第二天中午，那位老婆婆和她的孫孫抬着一桶茶來了。她走着問着：「那個是陳莊農業社的人？」

「那插紅旗的便是。」

「喝水吧，小伙子！昨晚上讓你少睡覺啦……」她笑容滿面地、感激地說。

「這太麻煩你老人家啦……」明新說。

「麻煩啥呢，我才麻煩你們呢。」

黑叔看了看別村的人，站在渠岸上大喊了一聲：「同志們，到這兒喝水來！這位老太太送來茶啦。」

只見人們三三兩兩地來了，有的在說：「喝走，咱還能沾農業社一點光。」

人來的多了，但只有一桶水，自己人只好少喝些或者不

喝。正在這時，又有一些學生、婦女，也都抬着水來找農業社，不用說，大多是那些樹的主人。你瞧，賣茶的多麼不高興。

人就是這樣，心裏越是愉快，勁頭就越來越大。你看，他們一個個像發瘋一樣，吭哧吭哧一個勁的幹。貴根高興地說：「明新，你說，人家爲啥給咱送茶？」明新說：「黑叔的話，因爲咱們是社員。」黑叔在那兒幹着活，裝着沒有聽見，賣麻花的坐在他們旁邊呆呆地看着。

完工了，他們這段比誰也完的早。明新說：「走，給領工的同志交代去，咱是第一名。」

「急的幹啥！」黑叔說：「這不能像給國民黨反動派挖戰壕一樣，馬馬虎虎。咱得把旁邊收拾好，要不然，水一下來渠就垮，渠垮了還得咱收拾。」拴泰說：「咱這粗人幹不了細活，黑叔，你們五個在這收拾，我們去幫雷家河村抬土去。」黑叔說：「去吧，去吧！」他們幾個一畝一畝把渠岸打得光光溜溜的。

不論什麼事，只要有人做個樣子，後邊的人就會跟着來。秦頭寨的工程本來已經完了，可他們又返回來。「看人家把活做的多麼體面，咱這和犂翻下的一樣。」於是也把渠岸收拾得整整齊齊。不用說，別的村也就跟着來了。

在廟前的場子上，開着完工評獎大會。區長說：「這次工程，咱區的人都出了很大的力，尤其是陳莊……」台下掀

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。

「黑叔，快領錦旗去，區長喊咱們呢。」明新用指頭戳着黑叔的脊背。

黑叔笑着說：「臉這麼黑還能上個台！拴泰，快去，快去，人高馬大，別人能看清楚。」他回頭戳了明新一拳：「別出我的洋像……」他只是笑着。

他們舉着錦旗走向陳莊。嗨，水下來了，他們站在渠岸上高興地看着。黑叔說：「來，一人一根烟，我請客。」貴根驚奇地說：「喲，主任給我的烟我還沒抽呢。看，烟絲快揉完啦。快走，快走，主任一定在等咱們哩。」

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·西安

天順爹的憤怒

一

清早，我和北陽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雷大綱、雷天順準備進城去。

大綱立在天順門口大喊大鬧着，「天順！快點麼！你和大姑娘上轎一樣……」天順一邊往出走，一邊纏着頭巾：「急啥！」

日頭不太紅，颳着北風，有點冷。天順袖着手跟在大綱後邊走，他一句話也不說。你一看他這黑瘦的臉，便知道是一個十足的老實小伙，臉上沒有一絲笑容，好像有很多不能告訴人的話壓在肚子裏。

當我們出了村，穿過了一條小胡同的時候，旁邊一條小路上有一個人也朝北走。那人看起來約有五十六、七歲，頭上禿了一片，留着小八字鬍。看樣子不是着實的勞動農民，雖然他穿的是農民衣服。

「天順，走這邊麼！小路近……嘿嘿……」那人給天順說了這麼句話。

天順沒有理他，而大綱却說：「你走你的！我們知道路！」說完話掃了他一眼。

那人碰了一鼻子灰，但並沒有生氣，他仍然是「嘿嘿……」地笑着。

我了解大綱這小伙，火性子人，和誰說上兩句不合適的話，眼圈都要發紅哩。可今天爲啥無緣無故地對那人這樣不客氣？

「那人是誰？」我問。

「誰，就是給你吃黑豆麵饅的那個主人。」

大綱這麼一說，我全明白了。

前天，我在北巷一家去吃飯，一個女人在我面前哭哭啼啼地「訴苦」，說什麼「請李同志幫個忙，咱家連黑豆也吃